

## 前 言

我们提倡让孩子们多读一些外国的著名小说。好处至少有两条：一，使他们开阔眼界，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、历史、风俗、人情等等；二，让他们吸取营养，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品质。如今是开放的时代，对教育孩子们来说，这两条是必不可少的；而小说有故事有描写，都以情感人，更容易为孩子们接受。

小说有篇幅短的，有篇幅长的。有些小说篇幅较长，孩子们往往没有耐性或者没有时间把它读完，但是读一读又很有好处。我们打算改写这样的小说，让孩子们读了知道个大概，也能得到一些好处；他们如果有兴趣有时间，可以再去读全译本。我们想用这个办法编成一套《世界文学名著改写本丛书》，让孩子们花比较少的时间，能够通过外国的著名小说得到开阔眼界和吸取营养的好处。

外国的著名小说多得数不清，往往一位作家就有好几部。我们打算每个作家只选一部，当然选最适宜给小读者们读的。改写的时候，努力做到保持作者的

原意和风格,还要让孩子们容易读下去,每部改写本都附一篇作者的小传,作者的其它作品,拣重要的在小传中作概要的介绍,好让孩子们读了留下个印象,将来去读译本或原本。

“转过身子来，孩子！这模样多可笑，你们穿的是袈裟吗？神学院里都这么穿的？”

老布尔巴这样欢迎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刚从基辅念完神学院回来。

哥儿俩十分尴尬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低头看着地下。

“站好，站好！让我好好看看，”老布尔巴接着说，“这褂子真长！天下再找不出这么长的褂子。你们哪个跑两步试试，我看会不会绊倒。”

“别笑啦，爸爸！”年长的一个终于开口了。

“干吗不许笑呢！”

“就是不许。尽管你是爸爸，要是再笑，我可要打了。”

“打你爸爸？”老布尔巴吃惊地退后几步。

“是的。谁侮辱我，我可不管他是什么人。”

“怎么个打法，使拳头？”

“什么都行。”

“那就使拳头吧！”老布尔巴卷起袖子说，“我倒要看看，动起拳头来，你是怎样一个人。”

父子俩丢开了久别之后的欢叙，就动起手来，拳头落在双方的胸口上、背心上和腰眼儿上。

“天哪，这老头子简直疯了！”母亲站在门槛边喊，“孩子们才到家，一年多没见了，怎么倒打起来了。”

“打得真不赖！”老布尔巴住了手，整了整衣裳，“他会成为一个好哥萨克的。行啦，孩子，咱们来拥抱吧！”跟年长的接过吻，又掉头向年幼的说：“你这个懒鬼，干吗不跟我来两下？”

母亲正拥抱着小儿子，她说：“亏你想得出，孩子们这会儿要休息，要吃点什么，可是你逼着他们打架！”

“哎，你太婆婆妈妈了！”老布尔巴说，“别听你们母亲的，她是个女人家，啥也不懂。溺爱对你们有什么用？你们要的是辽阔的平原和一匹骏马！看看这把马刀，它才是你们的母亲！人家塞在你们脑袋里的什么学院啦，书本啦，字母啦，哲学啦，全是废物！这个星期就送你们到查波罗什去，那儿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。那儿才是你们的学校，只有在那儿，你们才能得到知识。”

“他们在家里只能耽一星期么？”瘦弱的母亲含着眼泪说，“可怜哪，连玩一玩的功夫都没有，我也没法仔细瞧瞧他们了。”

“够啦，老太婆，哥萨克生下来不是为了跟着娘儿们转的。你打算把他们藏在裙子底下，母鸡孵蛋似地坐在他们上面哪？去吧，去吧！快把吃的统统给我们摆上。不要甜食，来一头羊羔，一头母羊，四十年的陈蜜。麦酒要多，要那种嗤溜溜一股劲儿冒泡的纯麦酒！”

为了庆祝孩子们归来，老布尔巴请来了当地的中尉和联队的全体长官。“伙伴们，你们看，”他说，“多带劲儿的两个年轻人——奥斯达普，安德烈。我就要把他们哥儿俩送到咱们查波罗什营地去。”

客人祝贺老布尔巴有这样一对好儿子，都说他的主意非常好，对于青年来说，营地是最好不过的训练场所。

等客人们都坐定了，老布尔巴对两个儿子说：“孩子们，先来一杯烧酒！祝福你们，上帝允许你们在战争中永远胜利。你们将打败土耳其人，打败鞑靼人，波兰人要是来攻打咱们，你们也将打败波兰人。酒不错吧，我的孩子？我想，神学院是不会让你们闻到酒味儿的，他们常常用桦树枝抽你们的脊梁吧？”

“过去的事儿不值得再提了，爸爸。”奥斯达普冷静地回答。

“现在让他们来试试，”安德烈说，“谁敢再碰我一碰！即使开来一队鞑靼兵，也要叫他们知道哥萨克的马刀是什么味道。”

“好啊，孩子，真有这种事儿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我在这儿图个什么，叫我管家，守着猪呀羊呀，跟着老婆过日子？去他的吧！我是个哥萨克！没有战争也无所谓，我跟你们去查波罗什逛逛，当真去。”老布尔巴越说越激动，站起来挺直了身子，跺着脚说：“咱们明天就走，拖什么？在这儿能孵出敌人来吗？这所小屋子对咱们有什么用？我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？”说着，他把瓷器和玻璃家什一阵子乱摔。

可怜的老太太早已习惯她丈夫的脾气，可是听到那可怕的决定，她默默地望着就要分别的两个孩子，忍不住落下了眼泪。

塔拉斯·布尔巴非常固执。这种性格，只有在艰难的十五世纪，在欧洲半游牧地带才会产生。当时，原始的南俄罗斯被自己的王公们遗弃了，蒙古侵略者烧光了一切，毁掉了一切。到了这种地步，人们变得勇敢起来。他们住在废墟上，面对着蛮横的邻居和不断的危险，他们都不当一回事儿，忘记了世界上还有恐惧。古

老而和平的斯拉夫精神接受了战火的洗礼，形成了哥萨克人的气质——俄罗斯的豪迈奔放的性格。当时，所有的河岸、沙滩、山坡都住满了哥萨克。共同的患难和对异教徒的憎恨，使他们团结起来。从历史上可以看到，是哥萨克人的无休无歇的战斗，使欧州在蒙古的侵略下免于覆灭。后来，波兰的君主们成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，他们深知尚武好斗的哥萨克人可以给他们当兵，代他们守护土地。在力量达不到的地方，他们从哥萨克人中挑选出一些领袖，把许多乡村组成联队。联队不是正规的军队，平时谁也看不见，一旦发生战争，八天以内，所有的人就全身武装出现在马上。战争结束，战士们往草原和田野上一散，又都是自由的哥萨克了。哥萨克人没有不会干的行业：蒸酒，造车，做火药，干铁匠活儿或者锁匠活儿，加上游荡和酗酒。可是，只要有急事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从他们中间招募来成队成队的志愿军，只要副官去到各个乡村和集镇，站在大车上拉开嗓门喊：“喂，听着！酿啤酒的人，酿蜜酒的人！别再围着锅台转，把你那身肥肉去喂苍蝇啦！去为武士争光吧！割养麦的人，牧羊的人，跟着老婆打转儿的人！别再跟在木犁后头，把靴子往泥里踩啦！别再偃着娘儿们消磨战士的精力啦！争取哥萨克荣誉的时候到了！”这些话就象火星落在干柴上，于是农夫

毁了自己的犁，酿酒的扔了自己的桶，匠人和商人丢下自己的手艺和店铺，一齐骑上了马。一句话，俄罗斯性格在这儿得到了强有力的广泛的发扬。

塔拉斯·布尔巴是老联队长里的一个，是为了打仗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当时，俄罗斯贵族受到波兰的影响，不少人模仿那种奢华的风气；这可不合塔拉斯的胃口，他喜欢哥萨克人的简朴的生活，因而常跟他倾向华沙的伙伴争吵，管他们叫波兰老爷的奴隶。他认定自己是正教的保护人。谁要是不尊敬正教的长老，谁要是侮辱了正教和祖先传下来的规矩，他主张用武力解决；如果敌人是回教徒或者是土耳其人，他认为为着基督教的光荣，有责任举起他的马刀来。

老布尔巴原先想打发两个儿子自己去谢奇营地，看着两个儿子长得这样活泼这样壮实，他自己的军人气质又燃烧起来了，决定第二天带着他们一起去。酒筵一散，他就忙着给孩子们选择马匹鞍辔。张罗完毕，他倒下就睡，而且很快发出了鼾声。

整个院子都睡着了，只有可怜的母亲没有睡。她凝视着并排躺着的两个宝贝，用梳子给他们梳理鬃发。泪水停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，这皱纹改变了她的曾经很美的面容。她应当受到怜悯，象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受到怜悯。无情的爱人为了马刀，为了伙伴，把

她抛在家里。哥萨克人是放荡惯了的，一年之中难得见面两三天，恩爱如同赏赐，她还得忍受侮辱，甚至挨打。没有欢乐的青春飞走了，所有的感情全化为母性的爱，她象母鸡似的爱护着自己的孩子。可是现在，孩子就要从她的怀里被夺走了，也许再也见不着了，在残酷的战场上，鞑靼人割下了他们的头颅，乌鸦啄食着他们的尸体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，说不定老布尔巴一觉醒来，把说过的全给忘了；或者改变了主意，把行期推迟一两天也好呀……

母亲坐在枕边，一眼不眨地看着她的两个宝贝。天终于亮了，老布尔巴突然醒过来，昨天的事儿他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唤孩子们起身，吩咐给马饮水，又对妻子说：“老太婆，给我们预备吃的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哪！”可怜的母亲连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给剥夺了。

穿上父亲挑选的服装，两个青年顿时变了模样：带马刺的红羊皮靴，宽大的打了上百条褶裥的裤子，深红色的闪光绒上衣象一团火，绣花的腰带里插着两支雕花柄的土耳其式手枪，马刀碰在腿上铿锵作响，他们的脸衬着头上黑色的金顶羊皮帽，显得更加好看。

按基督教的规矩，上路以前，全院的人一齐坐下。老布尔巴说：“做母亲的，为孩子们祝福吧：愿他们勇敢地战斗，保住骑士的荣誉；要是做不到，不如死了干净。

到母亲跟前去，孩子们，母亲的祈祷会使你们一路平安。”母亲取出两个小小的圣像，给孩子们挂在脖子上，一边哭泣一边为他们祝福，话都不成声了。

老布尔巴跳上他的那匹“魔鬼”。孩子们上马的时候，母亲向脸上露出更多温情的弟弟扑了过去，抓住马蹬，攀住马鞍。人们把她拉开，搀进了屋里。可是一放手，她又冲出大门，拦住了马，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拉开。

两个年轻人心烦意乱地骑在马上，他们怕父亲，强忍着眼泪。父亲也有点儿难过，但是尽力不露出来。走了一会儿回头看看，他们的农庄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。宽广的牧场伸展在他们面前，使他们回想起童年时代的各种嬉戏。——别了，童年；别了，嬉戏；别了，一切，一切。

## 二

三个人默默地骑在马上。老布尔巴在想：到了谢奇营地会遇上早年的哪些伙伴，哪些已经牺牲了，哪些还活着。眼泪悄悄地挂在他的睫毛上，白发苍苍的头颅忧郁地垂了下来。

两个儿子各有所思。他们满十二岁就给送进了基辅的神学院，因为当时有声望的人都这样认为，让子弟读书是必不可少的，尽管后来照例忘得一干二净。奥斯达普在头一年逃过一次，给抓回去狠狠揍了一顿，被迫坐在课本面前。他把课本埋到地里，埋了四次，四次都挨了鞭子，又给他买了四本新的。要不是父亲警告他说，如果不念完所有的学科，就送他去寺院做二十年苦行僧，叫他一辈子见不到查波罗什，他肯定还会干第五次。塔拉斯·布尔巴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教人奇怪，他一向咒骂所有的学问，叫儿子们不要放在心上。打那时候起，奥斯达普就发愤读书，很快赶上了最好的学

生。当时的学科严重脱离生活，为了管教这些健康活泼的年轻人，学院经常用停伙作为惩罚，对于青年中的大多数来说，残酷的鞭打算不了什么，只比加了胡椒的上等伏特加酒稍许刺激点儿罢了。有的学生受不了这样没完没了的煎熬，只要能找到路，半道上又没被抓回去，就逃到查波罗什去了。奥斯达普尽管发愤读书，还免不了无情的惩罚，可是他的性格却被锻炼得更加坚强了。他很少带头闹事去偷人家的果园或者菜园；但是第一批进去的人里边准有他，而且无论鞭子还是棍子，决不能逼他咬出自己的同伴。除了打仗和饮酒，他几乎没有别的念头。他正直，善良。母亲的眼泪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，他沉闷地低下了脑袋。

弟弟安德烈感情更丰富，心也比较活。他读书很随便，比哥哥更机灵，常常充当冒险行为的领袖。凭他的聪明，他能躲过惩罚，而他的哥哥却压根儿不想恳求赦免。他也渴望在战争中立功，但是灵魂深处还有别的东西，自从过了十八岁，女人经常出现在他热烈的幻想之中。他小心隐瞒着，不让伙伴们知道，因为在那个年头，一个哥萨克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想到爱情是可耻的。这几年他很少再带头闹事了，经常在樱桃树成荫的幽静的小巷里独自徘徊，有时候也到现在称为老基辅的街道上去蹒跚，那里住着小俄罗斯和波兰的贵族。

有一回，他在街道上正出神，一辆波兰贵族的马车差点儿把他碾着，前座上那个大胡子马夫对准他抽了一鞭。这个年轻人冒火了，冲上去一把抓住后轮，想煞住马车。车夫怕他报复，扬鞭催马，飞驰而去。亏得安德烈赶紧松手，只跌了一交，沾了一脸的泥。他听见一阵悦耳的笑声飞过头顶，安德烈抬头一望，窗前站着一个他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姑娘——乌黑的眼睛，皮肤在阳光照耀下象雪一般白。她的笑是打心底里发出来的，给她的美丽增添了迷人的力量。安德烈呆呆地望着，下意识地擦着脸上的泥土。这是谁呢？他向站在门前的仆人打听，那些穿着讲究的仆人对着他满脸污泥哈哈大笑，都不回答。后来他打听到那是来这儿暂住的柯文市总督的女儿。第二天晚上，凭着年轻人的胆量，他翻过花园的围墙，爬上高树，从树上跳到屋顶上，钻进壁炉的大烟囱，进了美女的卧室。波兰姑娘正坐在蜡烛前面，从耳朵上摘下耳环；突然冒出一个陌生人，吓得她叫不出声来。那个青年眼睛朝下站在那儿，羞愧得一动也不敢动。姑娘认出来他就是那天摔倒在街心的青年，忍不住发笑了。安德烈长得很漂亮，总督的女儿勇敢地走到他跟前，把自己闪着珠光的帽子戴在他脑袋上，把耳环挂在他的嘴唇上，又把一块绣着金边的透明纱巾披在他身上，打扮好了，姑娘就跟孩子那

样高兴。可怜的年轻人好象给装进了袋子里，仍旧一动也不敢动，他张着嘴，愣愣地看着姑娘的闪闪发光的眼睛。这时候，一阵敲门声把姑娘吓了一跳，她让安德烈躲到床底下。等这场惊吓过去，姑娘唤来使女——一个俘虏来的鞑靼姑娘，让她把安德烈悄悄地领到花园，送他翻出围墙。安德烈可没有进来的时候走运，被他惊醒的守夜人抓住了他的腿，叫来许多仆人把他揍了一顿。安德烈再要走近那所房子就十分危险了。他在礼拜堂里遇见过那位姑娘，姑娘象看到老朋友似地对他微笑；后来又匆匆见过她一面。不久，柯文市总督离开了基辅，那所房子的窗前，一张胖胖的脸代替了黑眼睛的波兰姑娘。安德烈低着头骑在马上，他想到的就是这些事情。

“噢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？”老布尔巴从沉思里醒过来，“让一切忧虑见鬼去吧！咱们快跑，让鸟儿也赶不上咱们！”

父子三人伏在马背上，一会儿就消失在绿草丛中。草原上泛滥着暖和活泼的太阳光。这一片绿色的海洋，闪烁着无数五颜六色的野花，一直延伸到黑海边上。天空中充满着各种鸟鸣，雄鹰展开翅膀贴着蓝天翱翔。一到傍晚，景色完全变了。太阳收敛了最后的光辉，雾气蒙蒙地升起来。所有的花，所有的草，全都

发散出甜蜜的香气。他们下了马，烧起篝火，架上一口大锅煮他们的麦粥，蒸腾的热气象云一般地浮向空中。吃过晚饭，他们裹着大衣躺在草地上，对着满天的星星，听着昆虫的催眠曲。从遥远的湖边，传来一两声水鸟的叫声……

三天之后，他们来到谢奇营地。自由和哥萨克的尚武精神打这儿发源，遍及整个乌克兰。塔拉斯·布尔巴立刻见到了许多他熟识的脸，奥斯达普和安德烈则满耳朵都是问候的声音：“是你啊，彼车利察！”“你好，柯左鲁普！”“哪阵风把你吹来啦，塔拉斯？”“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，陀洛托？”“想不到还能见着你呀，列敏。”大家相互接吻。塔拉斯问起一些不在眼前的老伙伴，人们回答说：鲍罗达夫卡在托洛潘给绞死了，柯洛彼尔在基齐基尔敏给剥了皮，毕绥肖克的头给腌在桶里，送到查尔格拉得去了。老布尔巴低下头，默默地念叨：“都是些好样儿的哥萨克啊！”

### 三

奥斯达普和安德烈来到谢奇营地已经一个星期了,可是并没受什么军事教育。哥萨克人习惯在实际战争中接受训练,而战争几乎从不间断。在偶然的空隙中,谁还愿意把时间花在让人心烦的训练上呢。他们只是打打靶,跑跑马,或者打打猎。在这样的时候,整个营地的景象非常奇特:这是没有休止的筵席,一场从吵吵嚷嚷开始而忘了收场的舞会。除了做手艺的,做买卖的,只要口袋里还有钱,只要战利品还没有都转到商人和酒店老板的手里,大多数人一天到晚酗酒。他们并不是借酒浇愁,只是为了欢乐和放纵。他们都丢下了从前的事业,可以说唾弃了自己的过去,把自己献给了自由和跟自己一样欢乐放纵的人。在这儿一无牵挂,只有无边无垠的天空和无休无歇的宴会。这儿有脖子上套过绞索的人,他们逃脱死亡重见了生命;这儿有手面阔绰,口袋里盛不住一个戈比的人;这里有受

不了鞭打，从学院里逃出来的学生，也有一些通晓贺拉斯、西塞禄和罗马共和政治的人。有的人将来会成为皇家军队里的出足风头的军官，可是更多的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，他们怀着一种崇高的信念：只要有仗可打，在哪儿打都行，一个高尚的人不应该不参加战争。因而也有一些人，无非为了将来好夸口自己在谢奇呆过才来的。

奥斯达普和安德烈觉得十分奇怪，许多人来到谢奇，谁也不问他们从哪儿来的，是什么身分，姓甚名谁。新来的人只要去见一见团长。团长照例说：“你好！你信基督吗？”“我信。”新来的回答。“你也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吗？”“我信。”“你上教堂去吗？”“去的。”“那么，画十字吧！”新来的画过十字。团长说：“很好！你就到你熟识的营房去吧。”手续就这么完事了。谢奇有六十多支营队，一支营队象一个独立的共和国。私人都不储藏东西，金钱、衣服、粮食，甚至柴火，都掌握在被称为“老爹”的营队长手里。营队和营队之间常常发生争吵，一争吵双方就格斗起来，聚集在广场上挥拳相向，直到一方打胜了，才马上开始痛饮。

奥斯达普和安德烈怀着青年人的狂热，投入这自由的海洋，他们忘记了老家，忘记了学院和曾经关心过的事儿，一心一意献身于新的生活。他们对什么都感